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六十一

詩集

擽縵草　譚元春

予年十六時即學為詩初無師承亦不知聲病但有文選本利其無四聲韻可出入竊取而擬之殆徧其法止如其詩題與其長短之數起止之節而易其辭

亦自以為擬古之大相似也越三年始有教之為近體者是時亦粗知詩意有問予擬古詩十九首及韋蘇州襄陽孟以下諸詩者則面發赤後數年又稍進并陸士衡之擬古江文通之代擬諸作私心亦有所不愜則遂泛泛焉回翔博覽於古詩近體之間葢未嘗專精其力至於今愧之而要其猶知此中升降執筆運思輒有一二字近古者則亦十六時刻畫殆徧暗暗為我根株也然而力不專者過也予入豫章萬

子茂先陳子士業皆言熊子伯甘長於樂府五言古已而伯甘來把其詩則樂府五言古十之六合諸體十之四帙中分數多寡已可喜觀其樂府樂府以被管絃為功今未知何如也不如取其離者如五祀牧童䕶蓮子夜之屬則離者也離而奇者也觀其五言古蒼以澹深以淳比興猶存胎骨渾然吾知其用心吸其氣而上不摇其波而使下古詩手也無不合也吾尤喜其合而離合而離豈貌為合者乎觀其諸體

離即之間也而其離亦從其樂府五言古而來者也庸何病乎予因而問伯甘伯甘曰書無不閱者也惟不愛閱近代文集耳嗚呼得之矣詩之衰也衰於讀近代之集苦多而作古體之詩苦少也近代之集勢處於必降而吾以心目受其沐浴寧有升者子之不閱誠是也予嘗恨古今為詩之限何以不託古體而止有律焉雕之繡之又從而減其句之半以絶之甚矣其不古也人生竭歳時忘昏旦以求之精力銷

隕於是而反以古詩為餘其不知甚者乃反以古詩為易大郊廟小田野將無貞聲之可存吾雖衰尚願從伯甘而究之不敢忘讀文選時也

謝于楚歷由草引 袁宏道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為傖夫而謝客無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紈綺終也惟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疎一不合也氣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

者惡其厲繙仇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祟三不合也有一于此皆足以窮而況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三朝餍饔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初於歙再於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歎曰謝郎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

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為親又欲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予深山是予大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硯余亦從此改業焉

陶孝若枕中囈引　袁宏道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

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藻於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

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解脱集二序　江盈科

中郎還自武林示余解脱集凡二卷皆諸體詩也余為序而傳之無何君渡江僑寓真州郵致後二卷示余則其浪遊時所撰山水記與夫朋儕往復諸尺牘云余每讀一章未嘗不欣然頤解甚或跳躍叫嘯不自持噫甚矣中郎言語妙天下也夫近代文人紀遊之作無論千數大抵敘述山川雲水亭榭草木古蹟

而已若志乘然中郎所敘佳山水并其喜怒動靜之性無不描畫如生譬之寫照他人貌皮膚君貌神情若夫尺牘一言一字皆心所欲言信筆直書種種入玅余觀李陵答蘇武一書悲憤激烈千載而下讀之尚為扼腕嵇中散絶交書寫成懶慢箕踞之態至今如見其人葢其情真而境實揭肺肝示人人之見之無不感動中郎諸牘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總之自真情實境流出與嵇李下筆

異世同符就中間有往復交駁之牘機鋒迅疾議論朗徹排擊當世能言之士即號為辯博者一當其鋒無不披靡斯已奇矣要之有中郎之膽有中郎之識又有中郎之才而後能為此超世絕塵之文不然傍他人門户拾其唾餘擬古愈肖去古愈遠其視中郎何啻千里

解脱集引　江盈科

中郎以病解官官解而病亦解于是浪跡兩淛新

安諸山水間凡數月還過姑蘇余晤君江上奚囊所貯詩凡若干首自題曰解脱集余愛之不忍去目因為序而傳之序曰夫人受才不同故形諸題詠亦各自别譬彼蠶絲黄白抽於腹而繭象焉若乃會稽野繭從江淹集壁魚化出纈而為絲輒成異錦此造化偶然靈幻所致豈出自桑婦之手可同日道者余觀古工詩之家其大較三有正有奇有奇之奇唐杜工部詩該博典核包彚萬有而鍛

鍊之極往往吐語驚人譬如石季倫觴客爼饈餚核水陸備陳而麟脯鳳炙間出天下所未嘗之味此夫正而兼奇者也李青蓮使事不必如杜之核用書不必如杜之富而超脫玅絶飄飄欲仙泠然如列子御風而行此夫專以奇勝者也至於長吉則事不必古人有語不必世人解嘔心造句突兀怪特如海天蜃市瓊樓玉宇人物飛走之狀若有若無若滅若沒莫可端倪此夫不名為正不名為

奇直奇之奇者乎蓋有唐三百年異才一人而已中郎為詩最耻臨摹其于長吉非必有心學之第余觀其突兀怪特之處不可謂非今之長吉自君詩出而善悟者乃知才子肝腸各有真詩亦如春蠶腹中各各有絲無待假借要之君才畢竟若會稽之繭從造化靈幻變出是謂世間一種最奇之奇而習於詩套者或不盡厭君作以為非古嗚呼牛鬼蛇神長吉不免後世之口何况君焉然而長吉

終不失為唐三百年一人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此論詩之概也

錦帆集序 江盈科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舡簫鼓與其美人西施行樂歌舞之地也閱今千百年霸業烟消美人黄土而錦帆之水宛然如舊姑蘇吳治實踞其上此水抱邑治如環乙未之歲余友中郎袁君來宰吳殫力圖民昕夕拮据㩉頏之衆賴以頓蘇踰明

年君以過勞成疾上書乞歸凡七請乃得解政去

君性超悟深於名理才敏妙嫺於詞賦第一行作

吏都成廢閣閒或觸景起興感事攄辭有所題詠

撰著越二年亦遂成帙其行也友人方子公稍稍

裒次付諸梓問題於君君自標曰錦帆集盖不佞

嘗詰吳署謁君君指此水驕予曰是錦帆涇也吳

王霸業之餘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

君鞅掌簿書飡沐幾廢勞與余等余因嘆曰同一

錦帆涇耳當吳王之時滿舡簫鼓及吳令之身兩部鞭箠吳王用之紅妹緑娥左歌右絃吳令御之疲民瘵黎朝掛暮煦昔何以樂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之苦樂頓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有窮惟山水爲無盡操有窮之具遊無盡之間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惟文章乎君詩詞暨襍著載在兹編者大端機自已出思從底抽摭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言字字無不欲飛真令

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嗟後霸業而無盡者此水乎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齒最少異日名山之業未涯涘乃錦帆獨托茲集以傳倘亦吳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筆不靳西施為君捧硯而令撥藻見奇有如是耶余所涖治百花洲在其前而余日沾沾焉刑名簿書不能有所題詠撰著俾此洲托以傳也則百花洲之遭不逮茲逕遠矣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之筆迄今安在不佞無辭置對

矣

敝篋集引

江盈科

世之稱詩者必曰唐稱唐者必曰初曰盛惟中郎不然曰詩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為真詩爾夫性靈竅於心偶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心能攝境即螻螘蜂蠆皆足寄興不必雎鳩騶虞矣腕能運心即諧詞謔語皆足觀感不必法言莊什矣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

真詩而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之為沾沾蓋中郎嘗與余方舟汎蠡澤適桼上有唐詩一帙指謂余曰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研者今人之詩即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飣餖纔離筆研已似舊詩矣夫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摸擬者所從來異乎夫茄瓜梨棗之初登於市也一錢一顆人爭食焉而可於口越歲之熏豚腊兔十錢一簋坐客投筯而不肯下蓋新者見嗜舊者

見厭物之恒理惟詩亦然新則人爭嗜之舊則人爭厭之流自性靈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摸擬者力求脱舊而轉得舊由斯以觀詩期於自性靈出爾又何必唐何必初與盛之爲沾沾哉中郎論詩之槪若此君丱角時巳能詩下筆數百言無不肖唐君乃自嗤曰奈何不自爲詩而唐之爲故居恒題咏輒廢置不録及其令吴二年移病乞歸友人方子公爲檢其圖書付行李從敝篋中得君詩一編讀而旨於口曰異哉有物若是而以供蠧

魚其不盡充蠹魚腹也其猶有物護之與於是稍稍裒次付諸梓題曰敝篋集夫爨下之桐至音出焉則中郎茲集之謂矣

桃花洞天草引 江盈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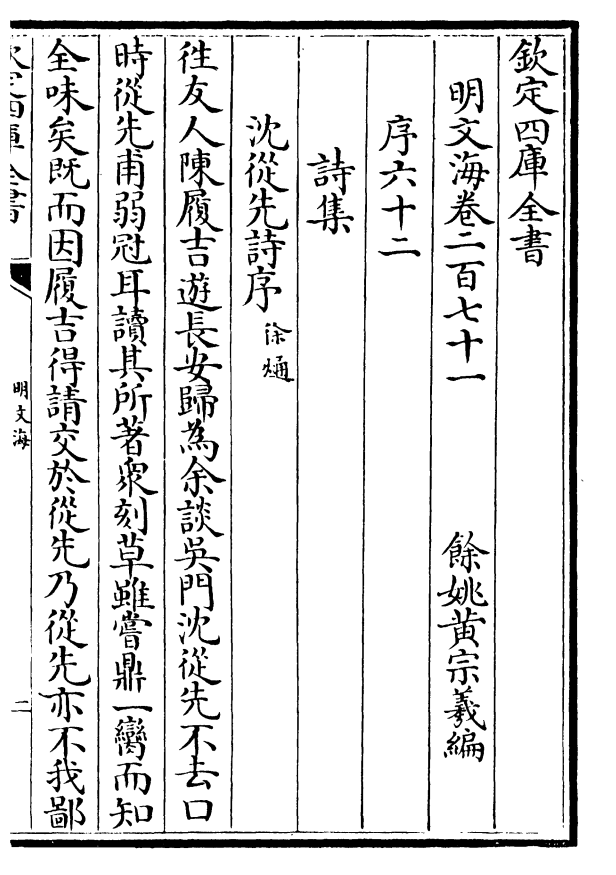
桃花洞天圖經所稱第三十六洞天外別一洞天也不佞家於洞天蓋淡然無慕於世而偶與世搆在闤闠之中則時時憶洞天之景可縷述云方夫春風煽和溪水乍綠仙葩爛漫蒸為紅霞流為落英而不佞與蘇王諸

君泛輕舠白馬浪光之間庶幾遇所謂問津漁郎者與
問答焉逮夏而梅溪之濱渌蘿之滸青莎千頃翠竹萬
竿文禽戲而上下黄鳥鳴而往來則相與披薰風坐緑
陰陶陶然忘其日之如年也至秋而漳江潯陽兩寺相
映皎月東出澄波含璧俯仰乾坤湛然玉壺而吾儕乃
拍肩執手坐月中調瑶琴吹洞簫往往興發丙夜不寐
未幾朔風告寒萬卉凋謝而或黄雲黯淡瓊花四飛此
中諸山玲瓏一水凝碧則又相與著綈袍扶節杖出郭

遨遊問酒家所在而買醉壓寒浩歌歸來然則洞天之景四序流易吾人乗而行樂與景俱適何非逍遥婆娑時歟顧自分屈首受書不能如瞿黄諸君遊於無言之境時以其天趣所會發為文辭誠不自知工與不工而就今筐笥所貯要不可謂非洞天中來也夫抉洞天之祕直將遺世獨立羽化登仙而乃以戔戔者當之得無令瞿黄諸君掩口笑乎然要於各適其適則不佞與諸君甘之矣蘇王別有集茲槪及之以著一時相聚之雅

云爾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六十二

詩集

沈從先詩序　徐𤊹

往友人陳履吉遊長安歸為余談吳門沈從先不去口時從先甫弱冠耳讀其所著衆刻草雖嘗鼎一臠而知全味矣既而因履吉得請交於從先乃從先亦不我鄙

夷越數千里尺牘書郵往返不絶辛卯歲余有燕之役至吳門而病不知人者數日然神雖昏憒而心念從先不置時時從牀第間問沈郎無恙乎索十日不得竟去矣明年仲弟與公入吳始得造從先之廬而禮焉歸識其處曰某鄉某里圭竇蓽門有廡下風氣者是已今年予復過吳閶日已崦嵫入尋從先所居則鄰人云已徙去踉蹌出閶闔門覓舟不得所與偕者王生元直露宿江干達旦竟去矣頃從建業歸始得與從先把臂而後

喜可知也時從先方病足不出户庭余依依未忍别去令奚奴襆被其中從先貧不能為孺子設榻但與王生共跏趺几上耳因得卒業其所著尊已撚枝閉户諸集樂府古詩取材於漢近體得格於唐要皆抒所自得意不必古人有語不必古人道苟已披之朝華直咳唾視之不以煩子墨也即置之古人中其誰能辨之夫詩所以言志也從先三旬九食捉衿見肘而閉户弦歌聲出金石此其趣操列之叅憲曾無異同未有胸臆古人而

搦管操觚反掇拾餖飣落時人窠臼者也誦詩論世而其人可知矣或謂從先饑寒流落無以自存而習不售之業以遊於世嗟嗟從先不知其稅駕也噫方屐吉談從先時云其娟娟韶秀有安仁叔寶之風不十餘年而顱頷枯槁已成壯矣由今而至於老死不知歲月幾何乃榮通醜窮而為此拘拘也亦大惑矣夫藜藿膏粱短裼紈綺所適不同同歸於盡士顧不朽謂何耳後世有楊子雲乃知楊子雲此美談也從先勉矣

陳惟泰詩序

徐熥

余既困於公車稍厭棄故業與仲季二氏杜門掃軌以柔翰自娛其所往還最驩者莫如陳氏惟泰惟泰居南郊之柯嶼去城三十里而遥每入城必宿余家濁醪相命脱粟共飽或匝月經旬始别去而惟泰興復不淺或出遊未嘗以倦自免或分題探韻客猶謙讓未遑惟泰已躡嚅喉吻間矣或秉燭夜談不漏沈不寢即余先寢寢而復寤猶聞惟泰呻吟鬼壁間也其嗜學苦吟類如

此其所為詩不喜蹈襲人語皆嘔心剔肝為之而卒不盭於法然性復謙抑一詩成必私問余可否而後出以示客一日余心賞其詩故佯言不佳以試之惟泰立加竄易顔色愈和余大笑乃止故其詩鑪錘工而機軸別也賦性恬淡不問家人産所與遊者皆山林草澤之士遇達官貴人則面赤心熱有鑿坏而遁耳夫今世操觚之士稍能占四聲者即曳裾彈鋏於顯者之門博錢刀以飽妻子惟泰木彊椎魯足不越四境名不挂縉紳塊

處於蓬蒿之下以五字求信於後世所不知何人亦大惑矣余今年遊燕挾惟泰詩一册置槖中欲授之梓而且有待也過吳興謝在杭司理見而欲付於匠氏在杭於惟泰為微時之交稱同社故雖行其詩而不傷惟泰無求之介余遂許而授之在杭出山東而坐苕水者三年於此矣目之所見無非錢穀簿書耳之所聞無非譏訶捶楚一旦讀故人之詩宜其欣然有合若弱喪者之還其鄉也若在杭者可謂無赧辟蘿而有光猿鳥者矣

斯舉也將布衣之重司理耶抑司理之重布衣耶識者自能辨之

林若撫梅詠引　俞琬綸

與林若撫結歲寒盟為千古人懷千古心相期而不可以相喻落落者吾痼疾也此期一訂於落落更宜一抹交情類蕭然有寒意于若撫則尤寒蓋兩寒而寒愈洌也氷入爐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為火此寒德也濯錦江邊殆與棘門寒塘徑遠然豈千古懷哉然又不可以不

慮若撫特於湖上作梅詠百品頎然而來以詩擲吾寥然而去懷哉懷哉其嘯也歌隴頭雲遠花落春枯千里霜根一函寒意是豈在梅是豈在詩也

若撫名雲鳳蘇州人崇禎庚午在南京余從之學詩見贈詩極多今皆失去止記其贈余及吳子遠周元亮同庚詩誰家得種三株樹老我如登羣玉峰一聯而已其詩稿不知落誰人之手恐將堙沒矣

國朝詩餘序　錢允治

詞者詩之餘也曲又詞之餘也李太白有草堂集載憶秦娥菩薩蠻二調為千古詞家鼻祖故宋人有草堂詩餘云若其分類箋釋則起於勝國人所為大都如六家文選必引某句出於某人未免牽合傅會殊為東坡所厭今兹集一遵舊本旁求博採彚萃本朝名人所製續於二集之後凡若干卷然什百之一尚多遺亡也與陳明卿孝廉稍為註釋略加標記然亦什百之一尚多掛漏也竊意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宋人之詞元

人之曲各擅所長各造其極不相為用縱學窺二酉才擅三長不能兼感詞至於宋無論歐晁蘇黄即方外閨閣罔不消魂驚魄流麗動人如唐人七歲女子亦復成篇何哉時有所限勢有所至天地元聲不發於此則發於彼政使曹劉降格必不能為時乎勢乎不可勉强者也我朝屏詩賦以經術程士士不囿於俗間多染指非不斐然求其專工稱麗千萬之一耳國初諸老搴眉龍門尚沿宋李風流體迨乎成弘以來李何輩出又恥不

屑為其後騷壇之士試為拈弄才為句掩趣為理湮體段雖存鮮稱當行正嘉而後稍稍復舊而弇山人挺秀振響雖之歐晁蘇黄幾不能辨又何耶天運流轉天才駿發天地奇才不終詘於腐爛之程式必透露於藻繢之雕章時乎勢乎不可勉强者也然詞者詩之餘也詞興而詩亡詩非亡也事理填塞情景兩傷者也曲者詞之餘也曲盛而詞泯詞非泯也雕琢太過旨趣反蝕者也詩降而詞觔骨盡露去漢樂府千里矣詞降而曲略

無蘊藉即歐蘇所不屑為而情至之語令人一唱三歎此無他世變江河不可復挽者也嗟乎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製而我朝監於二代郁郁之文炳煥宇内即塡詞小技遂出宋元而上茲非國家文運之隆人才之盛何以致是哉茲因太末翁少麓强為彙萃而見聞不廣收録艱難且時日局迫引用乖方未免顧此失彼遺編掛誤詎能媲美草堂花間詞選諸集又愧嘲風詠月無補世教然因詞以審音因音以知律因律以識樂引

商刻羽鏗鏘鼓舞推之郊廟朝廷之上未必無助云知音君子尚賴是救正可也

翁仍詩集序 吳伯與

世所稱美物必首富貴文章之流傳視富貴更甚故天不能兼與人不能兼取且生而世族焉擅富貴矣耳目四肢之奉天之與之已飫飫此而甘又攻苦於文章俗情未遑也曰窮而工者决其一力以争於造物之一所取易足耳且男子生身於世所乘惟時時至矣恐於身

不得當當矣搆璅射鸑之不免如上官子蘭蠖屈睢盱不平之鳴幾於天籟宜也然屈平之繼風雅固以幽憂采詩而覩列國之風周南召南孰非心和氣和適於所遇而龍門世業太史公固席有富貴建安之壁坐璣聯又岳岳矣安在必於窮余與翁仍束髮而談進取之業齧齧相責窮莫如余老抱一經遊四方於詩道猶馬耕也翁仍籍世業蚤舉於鄉下筆無所不快莽沿蕩潏淪瀇瀁㒺奇若海颶正若嶽厲蓋源風源雅何所能踰翁

仍而上者猶自叙曰窮愁未工翁仍於才有餘於志若不足才有餘故縱心之所嚮𨙻起響應而不可羈志若不足故不縱其遇之所適而引心窈冥竒博不竭陸海之蔵溢積充羨不止是以與者不忘完不取之取不忌多天以荅其勤耳余南遊數年間登鍾山步臺城覽勝雨花獻花見其治者如蛾幻者如畫澹者如貧素不琢而工者如文章富而莫者如冠蓋逸而待者勞而馳者納納行行如豪客酒狂千態札茁固如愽物多才剽刻

古今者類如此乃翁仍又曰詩宅乎雅夫人人言詩亦人人言雅雅者三代盛時歌詠其盛德大業合而名之者也翁仍貌盛而氣決從此體証於道扺掌於事勲余所覼覼以往尚未有艾矣翁仍果負余言哉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六 二至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炳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六十三

詩集

劉上甫詩序 周詩雅

語云詩能窮人非詩之能窮人而窮乃詩境也又云愁苦之辭易工非愁苦之偏饒於辭而辭之以凄清逼出者愁苦乃工境也是故楚臣去國漢女辭宫以真情而

造真語雪窖朝唫霜笳夜拍以真語而貌真情字字涕淚字字名通無古今一也如我昭代盧次楩以楚囚而噴礴其犖落難降之氣徐文長以羈棲而緜邈乎寥空高寄之思讀二君之詩者入口若棘入喉若刺入心脾若耿耿素不相呷之味抝尋嘗之菽粟而別自戛然噫此二君之所以不泐也亦窮愁寂寞之所以存名士于千古驕才人之三寸而無致玄其亭咄其書于動便得礙之處而獨予之以堪不可謂非造化者之寵窮愁寂

寘者也劉上甫胷抱異姿落筆如擣會稽之神繭而自
成天藻其詩初艶王李尋目囁之茲鼠肝而蟲臂之矣
意必日真調必日㧗格必日古字必日新若深若淺若
遠若近有天機焉以行于其間葢原其髙貴之骨氣而
坎壈練其神色嶮巇深其閱歷上甫每酒次耳後生風
鼻尖出火以白眼向人人無不歎其神遠者向頽齋以
頌酒而茲署以逸醉知上甫之傀儡有澆不盡者在予
顧上甫無替襟期百篇斗酒良足不泐何必煦煦家人

生産是問耶社中為伯始師慕生兄曩久以韻語相訂上甫不憶庚戌歲春旬之咏我輩四三兄弟滌腸鏤肺為之今予以鹿鹿紅塵有孤白社上甫其將有猿鶴之誚矣哦醉逸之詩而以愧吾勞敬為醉鄉拈一瓣香以庶幾於昔人薔薇露水盥手啓讀者上甫又將目囁盧徐而漂之矣

官子詩引　杜詔先

天下言詩之家固人人殊哉清新博麗之異途獨𠛬凖

古之異術力索自然之異尚予以為皆是也惜乎皆後
半截語耳其說在治玉矣今有良玉於此或欲琢以為
鈫或欲鏤以為環或欲剖以為玦或欲礱以為珥又或
欲仍以為璞然而所以可貴者必其質先是玉也玉則
無不可也不然而石然即琢之鏤之剖之礱之仍之均
無當也今世所言清新博麗獨㶊凖古力索自然諸目
則琢之鏤之剖之礱之仍之之說也而皆不先問其是
玉與否是故各操一石而坐於五達之衢講求時樣摹

倣古欵矜詡獨見葢不啻目力既竭彼此相譏而不知其究與瓦礫同棄而已何也彼質非玉也多端何益哉吾友官凝之為詩不然匠心細意亦有時粗枝大葉渾噩噩亦有時巧極工錯而要其可貴者則以其璠璵結緑之質時隱隱見於筆墨之先篇章之外乃所謂玉焉耳諸餘非凝之所屑也嗟乎今天下戎馬生郊中原喪氣嘗中夜拊枕念吾高帝之豐功大烈欲竊比唐柳宗元宋謝皋羽排比其櫛風沐雨以至於制禮作樂之

蹟爲國雅若干篇以備采擇而才分不高見聞孤陋未克就緒雖然此大事也郊壇琮璧非玉昌以將與官子交勉之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二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六十四

詩集

香雪山房敘稿　鄭之玄

仲聲來桃源有香雪齋詩清冷竟體姿韻欲絶居然正始之音王孟之室矣久之仲聲受詩禁於林職方先生示勿復為且約其家人自今以文代詩但成一文持酒肴醉㗖

我若成一詩齋大田縣百錢納罰秦氏部先生聞而揶揄之復更貽以四句請君吟詩禁莫堅勸君戒君俱同年如何聽戒不聽勸只受一百大田錢仲聲為之絶倒而於是詩禁復弛余謂勸詩戒詩禁詩作詩數者皆大快事留之帙中便是他日桃源嘉話不可以不記夫以仲聲之才負八面之鋒盡四聲之長公矛作使鼓鐘皆應何有於詩文之相格且不逢敵國則已苟逢敵國其於此道治之如鞅起用之如桓文勢必沾沾而後已而其詩又真可以正始

可以王孟彼滅裂風雅以贗宋代全唐以公安代歷下仲聲必不為也夫仲聲如之何不聽戒又復聽勸也

郭闇生詩序

鄭之玄

詩者性情之文也性之所至情之所之一往而深而韻生焉不可以強索也贈別之詩不如蘇李酬答之詩不如元白遊山詩不如謝飲酒詩不如陶憂悲詩不如杜閒適詩不如李蓋各有其性情而已矣詩之苦人者莫甚於應酬本非其志而強為之韻其塞白應付之語自

已猶為嘔噦況能使人興乎吾郡稱詩之士至今日而多求其至指未多屈以今讀闇生詩則流連把玩竟讀之惟恐其盡闇生筆無點塵於應酬之篇絶少諸山川之留詠花竹之品題非漫然強索有一種獨歌獨解之意銜於口而了於手韻新而叶骨抗而夷所謂性情也若其吐納風流徘徊香艶尤為擅場一家之言宜何媿焉予少而稱詩長不入室塵嬰所觸風雅索然間有所作不敢出以示人闇生年少方茂其删而僅存者尚

東坡嘗
皆未
下之
唐宋
遠江
氣清
與易
未必不

白餘首可以示人予所以歎閻生之才而服其勇

夫夫不性情而詩者無有哉

熊公遠詩序　鄭之玄

人士之言曰江右詩派肇自淵明而世競指黃太谷為江右詩派是不可解予謂即以山谷張江右可也淵明閒淡自然其優孟於和陶諸人之什者不可得而肖也且如飲酒乞食之篇踵而為之則大山谷蒼涼孤峭自成一家其於此道足稱狂狷

稱其行配古人文絶當世並時遊蘇公之門者
及蓋自前輩先生好以開元大歷之格厚繩天
詩者而詩道反不振近日海内之士始能好晚
之作而山谷諸詩乃為詞壇之雞跖矣熊君公
産也其人其文既以玉立霞舉矣讀其詩則體
格力高踔筆墨之外別有深情雖開元大歷不
豈其有所派而然者歟世之習為詩者其人皆
得之山川之周眺令曩之頫仰公遠年少即渡

江渉澧先金陵後巴蜀窮捜不暇至於陳拾遺之草堂劉梓州之文冢彰明而想青蓮浣花而懐工部又近代則楊用修袁中郎諸君子者莫不徘徊佩歎想見其人發之於詩是其胷中豈徒哉其於此道所志者深矣竟公遠之才使其盡發未見之書鼓吹盛世風雅人又孰得而及之

陳古白詩序　鄭之玄

盖余夢寐十年而得古白也一見稱杵臼交古白惡喧

闃甚鍵戸讀書而余適抵山中中秋前後僧寮妓席酒坊花肆余皆隸焉古白顧以為壯許之既與論詩合既互讀兩人詩皆相善余乃言曰唐宋人詩可相有不可相無尊唐甚者詘宋尊宋甚者詘唐二者非是唐力取其聲韻宋力取其才情聲韻不足而才情之古今人不相及已可知也獨空腹之夫食唐餘吐競詑唐音蓋病馬臅鼠不堪之極於是一舍之宋而有科頭亂髮之過有觀者猶得新其耳目是趨宋者以唐人難學而猒唐

者非厭唐厭今人之為唐者也古白曰吾但能為性情之詩吾但喜人之能為性情詩者他所弗問今古白之詩縱横而韻清藾而才境取其真意取其快誠所謂性情之詩而非有意趣舍唐宋者之所能及也古白於國朝詩人指不多屈所善李空同徐文長宗子相葢古白之詩可見於此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三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六十五

詩集

自言序　鄭之玄

偃卧齋中自念精神朽蠹乃書流水不腐四字以自洴澼而稍取先正制文字讀之齋頭梅甚晩與留連逼歳不忍歸歸則攜一枝以去閉一室中日効先正所為家

人告炊盡就門縫與語曰方作文未暇知也家人以爲囈凡五日徑得九首題曰守歲予惟古詩人之窮者無如孟郊賈島輩想亦癡心如予不解出謂天寒歲暮生事寂然不過除夜作一兩首詩記年月而已予逐貧而所得殊侈如此便作過歲佳備也卜以除日朊稿命酒脯祭之然後出示同志焉

石桃詩草自序　蔣德璟

先觀察以易起家璟八歲亦習易苦不能了了比從之

江山署中先君退食手課諸子雒誦而心怪璟以為兒聰悟乃爾顧若易何也試使之誦詩瞥開卷即躍然喜若與三百篇有宿因者自此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間浮白賞之曰子紫垣小星也因令兄弟各占一經璟既幸以詩舉而弟瑗舉春秋伯兄子鳴雷舉書餘亦亹亹逼人然璟於詩則終有未解者少無詩師第以意為之間取毛鄭魯韓家參以詩紀詩緝及吾鄉黃恭肅蠡測私謂小序距詩近傳信必多而宋人距毛公復遠千餘年顧盡掃而奪其位疑一也子産叔向輩

皆春秋賢卿相所賦詩多鄭風今悞認鄭風為鄭聲盡以桑中目之疑二也詩為樂作與它經異即風雅頌又復自異凡房中之歌朝會征伐燕饗郊廟方社之什體裁既别音節便殊此即使漢魏樂府盛唐名家分路専門未易髣髴而今腐之八比又多出不詩不賦之人於唐詩宋語不觧安能觧三百篇疑三也夫子謂詩可以言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事父事君授政專對挹之有餘今學詩比他經獨衆而絶不得其用舉一世之學士大夫心研手追積有年所而不能窺古人征夫

思女之一班疑四也四疑者余即今未了了亦與讀易何
異余也愧趨庭之教多矣石桃在先贈公丙舍余丙辰
戊午讀書其中詩稿多殘落不足存門人與兒輩再刻
之而書吾愧以示兒且以望諸君子之善學詩者

旗亭閒咏序 唐俞

今世操觚家類能稱詩詩與文將無同乎人亦有言論
詩如論禪取其妙悟也既妙悟矣文章之道何獨不然
吾觀雲霞絢綵泉石吹籟此形聲之至也然無風則不

行動於青蘋而瀰於六合有含必吐無觸不興詩人之思文人之致也其如功令束人有竒自抑使行空之馬勉就銜檗燭地之龍反資嘗燧風塵未偶品目難齊子昂善價於碎琴摩詰呈身於貴主倚門賣笑殊自汲汲餓飯壺飧之論識者有同慨焉唯是大雅不作正恐知希濮水自珍寒山誰語所謂索解人良復不易唐三詩人旗亭貰酒以最自矜惜之句聽諸伶人某甲某乙亦與今士子待命主司情景頗埒嗟嗟唐制以詩取士不

能得少陵而羌笛春風獨操左券於雙鬟之詠然則生平浪說過眼還迷反不如彼姝者子猶能作上官昭儀明月夜光之鑑也不亦異哉吾儕落落負奇既不能為鹵莽之獲亦復感甄寄思弔湘寫怨梁甫幽吟新婚别歎遊歷有年嘯歌自放一切風煙草樹山川愉愠之情無不收入寸管借八股中聊作生活聲光難掩冷煖自知惟有標新送難品白論黃友生之樂差勝一第昨歲會稽余公遜赤城陳木叔與余讀書戍上唱酬往復篝

火雪椤選言相賞雉壇有盟於今而再兹公遜已翔霄漢而吾曹猶視數滓杏園百舌誰醉花傍片語千秋一吟雙淚豈風人所謂窮而工者耶憶昔京邸余與公遜定交杵臼間關門異人望氣可卜德操水鑑小以自慰未敢輕擲新渠之瓢木叔才華復可頡頏公遜東南竹箭宛委雙珪横溢三洲奇爭五洩一酬鑑水一憚龍山明年渴睡漢但恐捫心于不免捉鼻于如何耳木叔再来與沈彦方諸兄集茗上其居停朱閬仙邀諸名勝有

社藝之刻閬仙故雅遊聲氣所至自吾郡而外白門檇李之英無不鱗集觔合各吐祕思抽妍詞播芳發條䌓風鬱雲麗藻芊眠嶔崎歷落猗歟快哉然而遊處畧同歲晏蕭然未免借世人色目稍足增價涼州一詞不必與少伯達夫爭衡角勝而避席擁爐歡笑以竢正恐當時名部艷曳奢華未必能奇賞者也竊嘗疑近世才士之病如昔人譏子雲不能奇而好奇稗虞象胥讀者有味謂海錯足饜粱肉毳罽可差文錦而媛媛姝姝之習

體似香奩裙裾脂粉素妝雅步舉止大家雖復曹劉沈謝翶似奄奄曹李妄意名山巨川而外另有神丘火穴履之不能思之欲往噫嘻文至今日贋鼎子書操戈傳註幾成刼運遂變繁聲吾黨各具素心不作誑語其亦相視莫逆有諧暢無揶揄庶幾少陵所稱交有道焉視彼揣摩世宙自命漢陰之桿傾軋文壇相尋曠林之戰若人風氣如此已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雖七步八叉不足多也此又我輩自譽自嘲不向儔人問渡儻異日

者天子采新聲被樂府社中兄弟當自信文章中有國色部曲外知音聲滿人間光生几案必且有如逵夫之逵者又不獨以白雪之調箜篌之謠自相秘重還念今日小窻凍雨抱膝長吟斗酒自勞懷珍待價聽隅座品題賞固欣然棄亦可喜旗亭之問即屬新詩雅堪譜入得毋曰正復索爾時不可得耶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四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序六十六

詩集

訛草自題 唐俞

世界盡訛也自齊諧白雀開天爲訛之祖而嗣是牛鬼蛇神種種不一遂有贅槐安飄羅刹騎鯨化鶴擾龍修羊伴入籠之雙鸞感渡河之三豕雲中雞犬月下笙筷

是耶非耶傳疑傳信又況愛憎之口風影之談去来萍梗之蹤跡蒼黄誰主寵辱何憑於是吾友木叔氏甫入春明倏而目為烏有先生矣及天際歸舟布帆無恙相驚以伯有相慕以文成相怡悦以更生又羣譁曰此詩題也余蚤知木叔博物君子能辨實沈臺駘自可使不為祟何必乞南斗禱度索君且也修文之役上帝雖命而負此史才半臂子京雙椽影裏有人留住固無煩諸君子慼慼木叔一肚子不合時宜啼笑於詩文一肚子

不合時宜之詩文禪於酒隠於色荷劉伶之鍤化鄭泉之壺隨蜂蝶於蓮香染唾華於廣袖即死亦不復恨雖然七尺可輕微言恐絶性癖耽佳有生之樂樂反生耳姑相與妄言之子以優孟衣冠余作黎丘供奉大招耶七發耶呑聲太白感夢巨卿聊借五言宫徵之音以當三日庚申之守此事訛也此句亦訛也命之曰訛草而以博好事者破涕而為笑也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五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六十七

詩集

黄太沖野園詩序　羅萬藻

黄太沖勾餘才士故侍御贈太僕卿白安公之嗣公子也太僕公負忠正之節攖逆璫之燄抗疏直言殞身北寺天下莫之敢明太沖以弱冠伏闕訟寃義動當世咸

曰忠臣之有子也如是太沖雖才何暇以文彩自見與才人韻士爭尺寸之席哉壬申冬崑山朱浮石先生以太僕公之門人手太沖所為詩一册示予因傷太僕公事聲淚俱至汝南郭亮之風千載再見然予讀太沖詩感憤寓物之言十之一詠事十之三贈答十之五閨語十之一未嘗自譜其年月以其詞繹其志蓋發憤于太僕之所為作多矣此浮石先生所以悲也古人忠孝之語哀激所次有則有倫況岀之雄文博學之輩衝於口

而被之音天地鬼神感通之至數該焉盖不求為韻語而不能不為韻語所謂長言之不足又從而詠嘆之是也三百篇之亡乃有離騷遂接風雅為後代詞賦之祖夫屈子義兼親賢使不遘上官子蘭之徒騷亦不作騷之為言憂也故屈原特以其憂傳而千餘年之後宋遺民謝翺者復以其哭不朽睎髪諸詩先儒以為直遡盛唐以上夫臯羽世經義之學應進士之科使不罹宋季之難感文信之死詩亦不作故臯羽之詩乃與其哭俱

由此言之情不絶語必不至文字皆然而況詩之道乎太沖英才磊落披以少年之氣今其詩幽折陟㧞而忚悒多思與老成積於世故者相類其鐵琴死戰馬老狐行諸篇命事稱名亦頗與原之山鬼國殤䎽之鐵如意玉麈尾同至其紅閨麗事諸詩豈所謂托情男女亦宓妃佚女洗藍曲楚女謡之致類乎何其情之峭以深也哀心感之無言不疾故曰發憤於太僕之所為作多矣夫道彌往而風彌厲古今皆然文字之槩亦覩世之

理也惟太沖負忠孝之極思佚挼愆於心者旣甚而後溢之爲詩故不獨有詩而詩復鏗急絶人風氣逼古此予所以例之屈原之憂與臯羽之哭而爲言爾不然太沖遭遇明聖忠臣之魂已雪黨人之碑已踣以彼其才進用於世非二子所可同日而語也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七至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連傑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六十八

詩集

詩存自序　陸符

小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又曰情動乎中而形於言陸士衡曰詩緣情以綺靡沈休文曰賞好異情意製相詭由是言之離情與志莫可名詩志極情生景斯以叩三百

篇而降騷賦樂府五七言歌行律絶意製詭譎雲委波屬要之多情語也無情之語不可久視襲古人尖句短律媚勢佞主市交遊而作聲色豈情也哉余之詩始於鄉澤乍聞穠袂解酒潮初上粉痕知蓋兒時情鍾之句自此率多斷章往来胸臆間然皆遣於情而略於辭至壬戌而始多積紙有酬答者有贈寄者有詠物者有鳴志者有孤憤而牢騷者有一往而旖旎者有登山臨水適然以遇者有偃户倚牀泬然而得者要不足以當古

人特非其志意之所寄則躑躅燥吻終日不能以濡一翰凡余之得自有其情可伸眉於古人者獨此市交遊作聲色灑然爾已矣雖然時人方貴科第尊制義詩賦不取以進身而榮名不出於市交作聲無以飾不材之容擅謀食之勝余故決然自此謝遣庶幾少酬時人之望而終竟古人之志因取積紙刪半存之自壬戌迄丙寅得詩賦九十六首名其編曰壬丙詩存藏之笥中

姚天逋詩叙　尹民興

攴軒曰詩芈茁自楚國蓋以風始江漢騷肇三閭也楚人以直大激昂之氣洩諸詩歌故能内肓丹心外儀峻表靜言哦之穆然懷矣而或曰和平温厚詩之範也浸以漂柔為和無統為厚卑憔為温熟於昆弟親戚之謦欬而駭詆四域之言者為平又且取暢閒情抗聲雅致緬鏤脂黛鋭競風流啁嘲法言優戲遠論使人蕩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生心發政將工和同綦盜誕以飾邪文奸為上策誹直言正色為迂勞相漸相漬其不足

以持國理民矣惕乎吾黨之憂也春秋一書繼詩而作也使二百四十年之臣子如蹈肅霜皚雪之中豈溫厚和平四字足以涵蓋斯書者而詩可知焉詩之體嚴所以遏鷙散貪戾之氣剗之端慾也其為聲也壯震動斯民之聾瞽而泄諸聰明之庭也芑其義叩銅盤者指在日也象之鼻告以杵也使人如臨蟠龍之淵而不敢褻測也夫然後並峙四經始洗天下是亦天下之最尊尚矣天道莊士也其為詩也用巨闕不用琚佩用陰平不

用無皐用狂狷於無妄之世不用無非無刺側塞堯舜之門誠為楚國之英談而達春秋佌詩之遠旨矣或曰天遒工杜詩故能制造華妙博應無方予識焉昔子胥文種生不相比也種死胥從海上取種去並駕濤輪激揚先後故曰同者不親親者不同吾有以知天遒之詩矣昔者吾友嘗有大絃也衆楚和天遒沃之介然不變是固天遒之詩庫也夫人有貝剛大明挺之氣洩諸文章流諸事業安往而不善美乎譬諸神毋飛乳五百道

俱墮千手口中豈有計量於其間精一而通固其所哉余盱天道洊盪此氣於下上之間綏靜黎物何但取暢詩情也

某小吏學詩序之

尹民興

士苟挾寸長如蟄蟲始振蠢然欲出汝歌詩滿篋十載楚游寡有知者何也某曰固不願人知也詩迫以求知則必役我心靈媚人眼孔譬如燈光能耀四遠限以垣隙的然一綫耳世人之眼大不及隙而我之光日縮於

近不至火盡薪滅不止矣彼三百篇一時淫女情夫孤臣孽子以自泄其狂惑之情而亦不知某句和平某句温厚使知數百年後有一魯國男子刪定其詩以為千萬世之經恐將瑟瑟雕飾而出亦不能廣心肆志以自造於不可思議之域矣余守此志二十年自酣自暢自顛自狂不喜世人譏彈惱亂此心也予曰大哉汝言推此心以治世孫武之用兵衛鞅之行法李牧之守邊而子產之治鄭也詩云乎哉此數子者皆置心於毀譽得

喪之外故能堅守其術以及於成世閒小儒不足以謀大事者好名之心重而瞻顧之念多也夫子穆然而思甯武子之愚愚者不知毁譽得喪如彼數子者也嗟乎吾安得斯人而與共事天下乎

敘蘘子弟詩　尹民興

予與昭弟自吳越旋往往胷中有剛激氣相搏爲詩語取快意罔遵先典一日各出若干首以示邑之詩先生先生軒渠曰二子之詩若以鼻職食以口職嗅也五官

錯亂予蔑觀子之詩矣於是嗒然自廢者閱月久之剛激之氣愈多無所傾瀉復抽前吟益破器局兄唱弟和左歌右舞始以鼻職食今有竅者皆鼻矣始以口職嗅今有聲者皆口矣頃之翼子告予曰遂忘詩先生之言哉予曰人之為詩若造化之生人也但令精氣滿足其口耳闊狹骨肉窊隆氣機率焉而天亦莫之限矣夫魯國聖人身橫五畝腰大十圍執為聖人之榜式彼短小者遂絶階聖之基乎此猶小大長短之説也龜骨外出

蝦腸隱腦蟲翼鳴蜇口腹之細及草樹有先花後實先實而花或不花而實或根天而枝地奇奇變變然後造化莫之窮若使腐儒司陰陽朝範一人夕型一物瑟瑟而求之規規而度之造化之息焉久矣翼子曰詩何始乎曰談詩如談兵善夫運用之妙存乎心此古將所以取百勝而亦虞夏之詩歌遂為三百篇之曾祖父也譬諸山水泰山高故能吐奇雲溟海深故能作壯波若以滕穢不潔之胃營度高超淵邈之響是猶索波于澮期

雲於垤也憶弟始步時日禮大士千母疾將草禱佛百日光充于閨疾以瘳曽受某所金審顧未義迴舟百里以還之多如此類此正弟之詩母也夫有姜嫄必產聖稷有太姒必毓寧王内充外章詩亦有然者不聞后稷肖跡於大人康霍求形於西伯也

敘洞庭秋詩 尹民興

四攺迭霸秋底圓盈固天地休豫之會而記曰秋者愁也管氏亦曰秋德憂哀何也蓋嘗諦諟斯言矣穉童之

物衆所不材髙其柯者拔其本矣毛羽之滿来網羅獸肥澤火焚和天下之害伏於盛好之府者不可一端而竟也以此知履成之難甚於履虎保終之味苦於飲藥故聖人致其龔龔焉以聖人之才暨智跨天下而何靳乃伯禹拜昌言姬旦輟飯沐夫亦曰堂上之糞不除則郊草不瞻其芸也橋泄之氣不拔則百鬼欲毀其成千人共指其仆也倏倏兮貫日而治詳終身之如曲列矣何慼乎天地之憂愁當百寶鄰成之際哉今試盱衡夫

秋也峯峯谷明澤鼓踈果羽毛之屬煙海獸介軋車此天地之阜積哉然而凄凄之風其慨歎矣肅霜皚皚其恂慄矣氣摽以烈穆然幽思矣故曰秋者歲金緊斂之氣以勁切百物者也此菴乃哦洞庭之秋章三十是義何居洞庭者水之都居也龍魚百怪之所昌也研天浮山宜觀夏大舒氣敷和當遂春蠢秋則將韄其槖矣此菴曰吾於馮閎之璧而存聚斂之神處奇窩之區而作清爽之覵善夫此目也夫遂廣大者志蕩憍而不收迷

魁奇者反彛常而戾類處至大而軥于至的臨極險而底於至平非憂愁莫逮此些〻養因陷麗於蟁差𡕒而戒抑古人翼〻之心歟憶與此〻巷舫度岳陽雷雨大作余曰可為洞庭雷雨詩不果今則秋之雷雨者以贊陽秀宣養嘉材者也秋以黜退散越修潔庶類者也有黜退之下意而後宣養下驕持修潔之與苑而後退藏入密公握其本乎守其剽乎游于瀾而公已綦萬業之能始矣其於天下若工倕旋而靈臺不桎則今之詩鏤瑕琢

玕而刃刃不傷者其亦得此意焉否也既倡此目會同詩壇以殷巽逝于丘以為勤行者寡跂矣同姓而發新籟者些菴叔子野臣也異姓而鳴鐘頌者岑嵐袁子也袁子襄陽人豐意氣善家仲又曰秋趨蹌也進而不舍之象也惟憂而後能進進則駸駸焉自不能舍矣故晉重耳之進曹衛生之越勾踐之進會稽生之其處齊秦之豔與夫差前馬而不動其靈臺者真有一湖寒水波澄葉下之意強哉憂乎矯哉秋乎

叙程禹開香雪詩　尹民興

余來琴水見程禹開迫而儀之祺然羣玉之山阿平不險而又中繩四徹也已出香雪諸新詩眉鬚已茂蟠悦姸整以其天度合併其文章亦似沈浸聖賢之精氣而深宿於德禮之廬者攷其先夫子鉉吉氏骨挺天表危步堂皇之上而又程二先生之勝裔宜乎禹開氣發於清明詞範於方正也古者舉士必於世卿之家為其積美而流光也五臣之祖皆以淳耀惇大弘顯天地之功

宜乎苗裔績豐諸夏師望鼓刀於肆伯昌載焉可爲選舉不類矣然而姜姓伯翳之後也儀百物而輔虞廷後世始開茂材異等之科不稽祖德窮陋童昏之輩始試有位吏道雜而淳正不敷難以比隆古代矣禹開順遵先德固已洩露於文章使升諸名職用德輔時聲歌之細不足言程二夫子之博施何云不在今日者子方盱衡以徯之

序熊耳臣詩畧　尹民興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武成聖天子之命書以自白其燮伐之顯績也子輿氏未至牧野何緣登下其詞乎蓋曰理有獨至不聽於古木有强植不順於天耳臣之詩尚古矣或戾諸或大戰于古甲裳弓矢取諸靈臺之宮而不借餉餽于他國此為萬勝之轂足其腹乃能用之耳臣之戰古當視其腹夫擅丹沙之穴王公可賓致魚鹽之利東海成霸焉有窮寒而得百振者哉是為角古我分至於堯禪舜古文章矣孟子直曰否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忽然易古之有成我之無忽然變古之無為我之有融古我而納之一型範天之府囊也三年之後再讀耳臣之詩吾將倘然迷其涯也矣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七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六十九

贈序

跋唐子華畫贈邵思善詩卷後　朱升

至正五年吳興唐公子華宰吾邑余客其門相與處甚善也公時時出古今名畫及其所自畫者示余且讃賞其趣予懵於此道故不知嗜好若無聞無見者公不悦

其心曰豈其明於他而獨暗于此耶是殆薄吾畫也予察之稍以留意一日與公同訪提茗康父壁間有公所筆畫四幅予觀而喜之公曰此吾二十年前筆也是殆不佳予心計若從公求指其不佳者在某處其筆宜若得其槩然不欲亟以瀆之及再往則捲而藏之矣余素與縣東門邵桂堂翁友善其孫孜思善時從予讀書見公畫輙悦慕之不瞬目不釋手若予之有味于天地之化聖賢之學也公大喜進而教之宦滿挾之歸邵生盡

棄餘事用能得公之意趣四方閒人稱能鑒識者贈之詩文許與交至信乎生之妙於畫矣畫之為道宜求其似也今曰似則不超宜以巧為精也今以拙為古殆必自有其說予藏思善舊所為畫數幅假我數年得畢婚嫁盡除書生氣習然後袖而出之好山水佳風日中請思善指其昔非今是在某處某筆使昔之不得於唐公者得之思善亦大好事故第書之卷帙之末以識焉歲辛卯秋九月既望朱升拜手跋

贈陳伯柔序　王褘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文正之學主於為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折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封殖深固視漢儒之顓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主于修辭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凡以載斯道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教黼黻人文卓然為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學雖其逕庭有若異

向然要皆聖賢之為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遊者衆矣而以里中子受業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為經則推本于文正修辭則取法于文靖淵源之所自誠有不可誣者以余所交二公之門如伯柔者何其不多見也於是二公不可作矣故余獲交于伯柔不異聆緒論挹聲光于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柔識見高明而篤於自信操志秉節不務諧于流俗遣

世多故益將韜晦不茍事仕進蓋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軌躅而今年幾六十亦既老矣昔者伯柔之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于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于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于伯柔者甚至也於今已三十年余嘗讀其文而深慨焉前哲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纘而承之不其在於人乎伯柔用辟舉而起再調官于越之諸暨夫今之官州縣者第從事于簿書期會此胡足以盡

人之所長余故于伯柔復舉虞公之論以為言是則伯柔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之書以識別以見余之知伯柔者固非苟焉而已也

贈岳德清序　蘇伯衡

往歲金華同知潘侯叔聞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臣出入叔聞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俱漢臣治叔聞之疾凡砭針湯熨與夫劑之和煮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徵赴京師余

之叨禄于京師也八年然後得請歸養及歸後人問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有持胡先生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余亦不記其為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相與問勞乃知其為往歲與漢臣俱出入叔聞所者固舊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清故鄂忠武王之裔家于嚴陵採藥浙水東名山奥區往往有其足迹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輙眷焉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

欸為人治目比有奇驗則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
余因問德清人目病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
言目之病甚悉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
皆有術無術對曰唯瞽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然則
天下無不可治之目也對曰然余拊髀曰嗟乎德清生
亦知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丈尋丈
之林黧黃牝牡不辨此吾友也熟視而勿與揖彼非吾
友也拱手而迎之以此動輒速訾掐刺不知此果類古

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決别黠晳美惡真贋於尋丈之内焉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於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乃者雨不時降吾婺以旱溪流斷絶車無所用由是方地千里不問髙田下田鞠為稿壤黍稷重稑無弗黄而殞矣而肉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胥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之少壯者之有菜色老弱者之胥為殍也與瞽者瞇者眇者無以異觀其目則非瞽非瞇非眇者

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之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顛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于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況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目者醫哉則賤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来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

有由然矣故竊以為苟治之以治阿大夫即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醫目者為余嘉其辨遂次第其語以告搢紳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贈蔡山人序　宋玄僖

自知其命者而後可以言人之命命豈易言哉富貴貧賤命也壽夭禍福命也命懸乎天天之所為深遠莫測而人欲言其將然無有不驗難矣哉是故非自知其命

者不可以言人之命也盖知命為君子君子之心不蔽于物而理無不燭理既燭矣于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一聽乎天之所為而無不樂焉既以樂乎己又以語乎人曰富貴命也知命者不溢不危斯可以長守富貴也貧賤命也知命者不諂不濫斯可以久處貧賤也壽夭禍福命也知命者不偷活不傷生則壽惟其壽而夭非其夭也不足欲不蹈險則福惟其福而禍非其禍也斯言也人苟聽之于世教不有助乎夫以匹夫之言而有助

于世教非君子其孰能之術數之學云何哉上虞蔡某山人蚤嘗習進士業試不利即委分田野而無競于時非自知其命者歟中年難于生事乃以五行書推人生年月日所值日辰而有以勸之于其富貴者勸其不溢不危于其貧賤者勸其不諂不濫于其壽夭禍福勸之以不偷活不傷生不足欲不蹈險為人言命而所勸若是非以君子之道處已處人者歟不然何其不専尚乎術數之學也余久處貧賤者也今年春遇山人田野間

聞其言知其有志乎君子之道而心竊喜焉因其徵余言故有以贈之

贈錢文則序　高啟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蠍宫也而已命亦居是宫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蠍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于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為役而命亦舍磨蠍又

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毁幾不自容仕雖嘗顯于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于羅浮儋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蜑其窮亦甚矣顧余庸庸雖不能致盛譽亦不為排謗者所及況遭逢聖明忝職禁署蒙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照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脩文無可采將泯焉為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

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遠哉葢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慮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為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于命而不以可為者責諸已所以多自怨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葢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為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遇夫自

恕而偉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脩善鼓琴斯直其餘事云

贈鄭顯則序　方孝孺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于奇怪樂敷暢則主于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為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

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儗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于衆人而惟詞之脩安在其為奇也哉日月之在天儕于東而行于西昏明于晝夜盈虧于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為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為哉至于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

雖似乎奇而其為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漶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為文不好為奇而亦不流于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于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

以自見于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况于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于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也君子也衆人之

所為切于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彰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偽吳張氏宫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坟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為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

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宫室妾媵珍寳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褐羸童野鶴出入于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

笑之以為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于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為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金溪吳仲實序　方孝孺

道本于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為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為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為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于問其名則自以

為儒問其所宗則以為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于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于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没明道者莫過于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為窈冥渺邈之説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説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于人亦遠矣然而必學于詩書禮樂

六藝之文至于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于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為也聖人思已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為聖賢則邪說者果勝于聖人也耶棄書語絶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于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于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于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

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為墨楊者不諱其名為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為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于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粱而噉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為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為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

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于流俗者也其為學甚富其為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為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為然者其有志于道者乎

贈順慶太守章弘載序　汪偉

今縣州府官之長皆知名而别以所理知之為言主也盖謂一府一州一縣之主耳家之長俗亦曰家主謂之

主一家之責萃焉老弱僮奴有供養衣食隣里姻戚有吊慶公上有賦役祭祀賓客嫁娶死喪有需至于備旱災禦外侮訓子弟皆主責也果蔬雞豚之細一失其理則爲家之道有缺而他人不任其憂主之道其難如此積家爲鄉積鄉爲縣積縣而爲州爲府勢雖殊其爲道一也所主愈大則責愈難一物不得其所顧惟主是望不能爲之主則彼將自爲矣夫使人自爲主此天下之所以亂也饑寒莫之恤于是刼奪之計行焉爭訟莫之

理于是狼戾仇賊之惡成焉强莫之制而弱莫之植于是任俠武斷之俗興焉是皆無主之弊也嘉靖二年冬南京勳部郎中餘干章君弘載陟四川順慶府順領二州七縣地蓋千餘里户以萬計者不知其幾而一旦為之主儼然位其上而任其憂豈小寄哉章君以名進士任郎署清慎之操樂易之行積有名聲且博學而文以儒術飾吏事古之稱循良者皆然為主之道固不外是君優為之矣瀕行其同寅司務暨子部諸賢合辭來請

贈言且曰故事也不可辭作主說以貽之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生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强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困首木于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耄昏弗能勝大用慼然號于衆曰師猶父也師父罹艱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已合乃退去閉户疏

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弗聽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脊令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上蒙並釋之于是在廷文武搢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今世之所絶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

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爲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悃愊能感動天聽排釋艱困於時刻之間則其賢似有過於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于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爲師

為弟子者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于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于太學者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二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禀然亦先生導訓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

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
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為積善之報理
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有偉石
生義激于衷陳厥悃愊徹聽宸聰帝曰繹茲復厥章服
用顯名教維新化育簪纓駋瑲爰及儒紳合詞贊頌卓
哉斯人棫樸菁莪多士攸同翹楚錯薪穎脫奏功維初
倡義衆且望望爰播頌聲能弗泚顙三事道均云胡弗
尊茲焉不篤懟負聖門師道岌圮延平植之陶煦醇懿

明効在玆左右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羣木蔽之貢珍明堂公輸忸怩天祐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科斯文有耀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歌詩永揚令譽

贈梁先生助教國子序　岳正

君臣主義父子主恩恩義兼主者師生也先王不作大道就晦君臣之際輔以典刑而或者罹刑以傷義父子之間本乎天性而或者違性以賊恩彎弓而向羿操戈

而叛何者又烏足怪哉以今言之在上者提符信執教條臯比而坐以名先生於堂上在下者服章縫挾書冊雁序而立以稱弟子於階下此天下學校之師生也徒以勢力假合而强為之號耳夫選一郡一邑之賢俊而聚之一宮有勇者有智者有巧者有能言者有尚氣而無所撓者其才氣之美固有不同者也臨之以勢齊之以法可以使其面從而不能得其心從可以使其貌服而不能得其誠服為之師者不其難乎順天府學學之

宗也而設于京師京師之大賢才之淵藪士之游其地者得於耳濡目染之餘所謂智者勇者巧者能言而尚氣者蓋有不問而知不習而能者也毗陵梁先生惟介轉自武學教授來司厰政談者率謂凡為京學當從事于精練勤敏之間苟約束不嚴教條不密則貴游貨瀆有以間之未見其可也先生方一切去之旦暮坐堂上而操其要領任真率意澹若無所猷為者然而智者忌其謀勇者失其强巧者閉其能能言者收其辯尚氣者

更其勁直而為和順彼此不忌而上下交好懽然其恩
截然其義何其盛也今年先生陞助教國子京學諸君
不忍先生捨已以去相率以情誌之于余余故述其所
由以為先生贈云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八